

醫學經正
外傷隨筆
附札記



卷之四

四

卷之五

五

卷之六

六

卷之七

七

卷之八

八



17179

醫
經
正
本
書

附
札
記

程
迥
撰

中

美
經
局

叢書集成初編

醫經正本書（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小萬
卷樓叢書及十萬卷樓叢
書皆收有此書小萬本刊
刻略早且有錢賓之札記
故據以排印

醫經正本書

宋程迥讀

彼曰古今方士言醫道者多矣。宜折衷於素問。難經。甲乙。張仲景。王叔和等書。如言治道者。有五經語。孟皆可據依。不當別有異論。蓋有采之道。聽途說。而不本乎此。是謂無稽之言。人命至重。奈何弗謹。至有舉世繆誤。傷風敗俗。殞絕人命。而醫家俯首和附。莫敢指其非者。如至親危病。妄言傳染。遂相棄絕。古之人無有也。醫經不道也。嫂溺不援。比諸豺狼。顧君子之爲政化。亦置此事於度外。使下民日益。譬。冤魂。瘞於冥漠。余竊悼之。此醫經正本書所由作也。醫經者。黃帝岐伯之問答。方書之本也。本正則邪說異論不能搖也。是書也。脫或達於君子之前。察其稽考之久。見於試用之勤。開喻氓俗。務廣傳布。庶爲風教之助云。清熙丙申十月庚寅序。

有唐醫政第一

太醫令掌諸生醫療之法。其屬有四。醫師。針師。按摩師。咒禁師。皆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試登用。如國子監之法。丞二人。從八品。醫官四人。從八品。醫正四人。從九品。諸生讀脉訣者。即令遞相診候。使知四時浮沈滑澀之狀。諸生

讀本草者。即令識藥形狀。知其藥性。讀明堂者。即令驗其圖識孔穴。諸生讀素問黃帝鍼經。甲乙脉經。皆使精熟。博士一試。醫令丞並季試也。藥園師以時種蒔。收採諸藥上。京師置藥園一所。良田三頃。取人十六以充藥園生。藥成。種蒔師。

凡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葉華實。草石骨肉之異。及有毒無毒。陰乾曝乾。採造時月。皆分別焉。凡藥八百五十種。三百六十一。神農本草經。一百一十五。新修本草。一百八十一。名醫別錄。一百九十三。有名無用。皆歸其所出州土。醫博士一人。正八品。從九品。助教一人。正八品。從九品。掌以醫術教授諸生。習本草。甲乙脈經。分爲業焉。一體療二瘡。腫三少小。四耳目口齒。五角法。諸生既讀經訣。乃業教習。率二十人。以一人學體療。三人學瘡腫。三人學少小。二人學耳目口齒。二人學角法。體療七年成。瘡腫少小五年成。耳目口齒四年成。角法三年成。針博士一人。從八品。從九品。助教一人。正八品。從九品。掌教針生。以經脈孔穴。使知浮沈滑澀之候。又以九針爲補瀉之法。凡此針有九種。以法九州九野之分。凡針疾先察五藏有餘不足。而補瀉之。心藏神。肺藏氣。肝藏血。脾藏肉。胃藏志。內連腎髓。外通津液。以成四支。九竅。十六節。三百六十五部。必先知其所在也。凡針生習業。教之如醫生之法。針生習業。素問。黃帝針經。明堂針訣。兼習注。漢側等圖。赤烏。針經。烏仲。延年之術。故華佗有六禽之戲。仙經云。月樞。不盡。流水不腐。謂欲使骨節調和。血脉流通。即其事也。禁博士掌教禁咒生。以禁咒除邪魅之爲厲者。禁出於山居。又有咒禁出於釋氏。五法。禁之一曰存思。二曰禹步。三曰咒目。四曰掌。五曰手印。

本朝醫政第二

元豐中書備對太醫局。九科學生額三百人。大方脈一百二十人。風科八十人。小方脈二十人。眼科二十人。瘡腫兼折傷二十人。產科十人。口齒兼咽喉科十人。針兼灸科十人。金鍼兼書禁科十人。乾道重修格疾醫。置職醫助教。京府及上中州。職醫助教各一名。醫生人數。京府節鎮一十人。餘州七人。萬戶縣三人。每萬戶增一人至五人止。餘縣二人。試所習方書義一十道。所習方書。大方脈。難經。素問。張仲景傷寒論。

各一部。巢氏病源二十四卷。小方脈難經一部。巢氏病源六卷。太平聖惠方一十二卷。乾道令諸州職醫闕選助教充助教。闕於本州縣醫生內選術優效著者充。無其人選能者比試。雖非醫生聽補。諸醫生每三人內置小方脈一名。止有二人亦置一名。有闕者許不會犯罪經決人投家狀召品官或職醫助教一名保明。仍三人以上爲保。就本州差官試所習方書義以五通爲合格。二粗比一通給帖補充免醫行祇應諸職醫助教醫生。藝業不精治療多失者長吏驗實聽行別補。諸醫願充太醫局學生者如不會犯罪經決許經所屬投家狀試其藝業。諸州縣醫藥方書州職醫縣醫生掌之置印歷聽借人傳錄。諸災傷及流民所聚疾疫稍多而歲賜藥錢不足者申監司審量以係省不係省頭子錢增給不得過歲賜錢數之半給賜格歲賜病囚合藥錢京府節鎮一百貫餘州五十貫大縣三十貫小縣二十貫藥錢歲賜京府節鎮二百貫餘州一百貫。

辯傷寒溫病熱病並無傳染之理第三

按素問熱論傷寒曰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又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爲病溫後夏至日者爲病暑又曰藏於精者春不病溫初無傳染之說張仲景曰陰陽大論云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耳四時之氣皆能爲病以傷寒爲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中而病者名曰傷寒不卽病者寒毒藏於肌膚係風人作肌骨之中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熱極重於溫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爲溫熱病皆由冬時觸寒所致又日十

也。一月十二月寒冽已嚴。爲病則重。迺考素問仲景及諸家之論。皆云冬時觸冒寒毒所致。非是猝然傳染

辯五運六氣感傷名曰時氣亦無傳染第四

按陰陽大論七篇論五運太過不及。乘剋勝剋爲病。皆由藏氣虛實。致有感傷。并六氣所管。每氣六十日八十七刻有奇。主客勝復鬱發。亦隨藏氣虛實致病。初不能相染。

辯四時不正氣謂之天行卽非傳染第五

按疫論云。非其時而有其氣。是謂天行。仲景謂與傷寒之病大相異。所謂春當溫而有清氣折之。則責邪在肝。夏當暑而有寒氣折之。則責邪在心。秋應涼而有熱氣折之。則責邪在肺。冬應寒而有暖氣折之。則責邪在腎。長夏責邪在脾。以土無正氣。因火而名。故附金木水火而病變。今俗間以傷寒時氣。天行。通言疫病。夫疫之所發。蓋有歲中流行於一方一所之時。皆是氣血中感此異氣。大非傳染。蓋有捨病人遠去。自於它處致疾者。亦有與病人同牀共舍。居然不病者。是知非傳染也。昔岷州之俗。一人病疫。闔家避之。病者多死。隋辛公義爲刺史。命皆輿置已之廳事。暑月病人數百。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病愈。召其親戚戒喻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者。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病者爭詣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本朝太原侯可至和中調巴州化城縣。巴俗尙鬼而廢醫。惟巫言是用。雖父母之疾。皆棄而弗視。可誨以義理。嚴其禁戒。或親至病家爲視醫。所活既衆。人亦知化。其事見

吾家明道先生文集。迺及見中原之人信醫不信巫。親人未嘗去其旁。故多全活。江南俚俗。信巫不信醫。親人屏去。故多死。迺平生於親戚朋友部曲僕使之病。皆親至臥內。款曲候問。商量藥證。不啻數十百輩矣。考古驗今。是知決無傳染。今乾道敕同居親疾病。輒相棄絕者杖一百。蓋謂有此陋俗。故立法也。

論醫書第六

皇甫謐曰。按七略藝文志。黃帝內經一十八卷。今有鍼經九卷。素問九卷。亦有所亡失。其論遐遠。稱述多而切事少。又不編次。比按倉公傳。其學出於素問。素問論病精微九卷。是原本經脈。其義深奧。不可容易覽也。又有明堂孔穴。鍼灸治要。皆黃帝岐伯遺事也。三部同歸。文多重複。錯互非一。謐又曰。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爲十數卷。用之多驗。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遺論甚精。皆可施用。

吳人朱肱。作治傷寒活人書。武夷張藏先得百問於三茅山。後與肱遇于杭。盡得其書序之曰。作於元祐己巳。成於大觀戊子。釐爲二十卷。肱嘗自序其書。後四年。肱以奉議郎致仕。遣男遺直詣闕獻焉。又八年。肱校正善本。命工刊于杭州大隱坊。且曰。肱乙未秋以罪去國。明年過方城。見同年范內翰。令合證與方爲一。至陞陽見王先生。言成都湖南福建兩浙皆刊其書。惜乎錯謬頗多。至是改百餘處。或曰起肱休致仕于朝。以謐直忤宰相引去。所謂王先生者。不著其名。范蓋致虛也。今建州饒州民間各刊舊本。池州公庫刊校正本。然二本互有得失。近有尙書左司郎姑熟李樞與幾。作治傷寒要旨。發明仲景論。其言曰。傷寒病有定證。治有定法。如響應聲。毫髮無差。其病不過三陰三陽。與夫併合之證。其治不過汗吐下。其它

雜證皆誤醫所致。亦有治法。世人不法仲景。妄作常病治之。十失八九。人命何辜。深可痛惜。仲景論妙通造化。證治明白。其用心詳細。惟恐後學之不審。故其書詳悉。不免重複。然皆有至理。予慮學者開卷之初。未易得其端緒。遂以仲景論所用藥方。凡一百四道。每方爲一門。凡證之用此方者。悉列于左。於本論無一字遺落。世之明醫。固不假此。或所未聞。而命醫之際。醫謂合用其藥。即檢某方一門。徧讀之。與此相合。則無疑矣。苟無此證而服之。必致害人。謹勿妄投也。此書不滿萬言。人能輟暇熟記之。治傷寒如反掌耳。仰事俯育。大不可闕此也。種又作傷寒治法撮要。發明活人書。去其蘊蕪。撮其精要。然所取者舊本也。豈與幾未嘗見校正本邪。

辯本草千金方權量度第七

古者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量容一千二百黍爲龠。二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權以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令文諸度量權稱以北方秬黍中者爲准。調鐘律。測晷景。合藥劑。制冠冕。則准式用之。餘悉用大者。謂一尺二寸爲一大尺。三斗。北方秬黍中者爲准。調鐘律。測晷景。合藥劑。制冠冕。則准式用之。餘悉用大者。大爲一斗。三兩爲一大兩。麟臺故事。嘉祐二年。置校正醫書局于編修院。詔以直集賢院檢討掌禹錫。祕閣校理林億。張洞。蘇頌。太子中舍陳玘。並爲校正醫書官。迴按林億等所校本草千金方權量度。皆曰十黍之重爲一銖。考古令文。漢書律歷志。唐杜佑通典。皆曰百黍之重爲銖。蓋誤以百爲十。其差十倍也。又曰藥升。方作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迴以此爲升。僅容一勺。龠容一勺。蓋誤以龠爲升。其差二十倍也。又曰菟絲九兩。准一升。

迴以菟絲九兩黍秤制爲升。蓋容所謂藥升者二十也。又曰棗三枚。准一兩。蓋用黍秤。曰附子烏頭。半兩准一枚。復是大秤。蓋所差三倍也。故龐安常曰。附子一枚准半兩。是一錢三字。使人疑混。蓋後人妄增古書。如是不審耳。億輩校讎。何不少覺悟也。

古以四圭爲撮。十撮爲勺。兩勺爲合。所謂圭者。蓋三十黍也。一刀圭者。刀言其匕形也。今本草千金方。言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准如梧子一。以三十黍約之。又以方寸匕藥末。蜜和作十粒。蓋亦近之。孟康注漢書曰。六十四黍爲圭者。非是。

按唐志。武德四年。鑄開通元寶錢。積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錢。重六斤四兩。蘇冕曰。今錢爲古秤七銖以上。比古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今令文官物計兩之餘。稱錢分釐毫絲忽。今等秤有錢無銖。迴謂一大兩爲七十二銖。則一錢爲七銖奇十分銖之二。

按諫垣存藁。韓忠獻公定阮逸胡瑗等鍾律。謂俞徑闊九分。深七分二釐。迴以積分布算。爲五百八十三分二釐。今本草千金方。藥升積五百四十四分。蓋黍自有小大。故如是不等也。

迴嘗得阮逸胡瑗皇祐累黍尺。與司馬備刻宋尺後周尺。今太常寺樂律尺。少府監景圭渾儀尺。大二分。其後韓忠獻公丁度定嘉祐累黍出。比阮尺小三分半。比司馬備刻周尺。洩劉歆尺。晉前尺。高敏之以漢錢五物參定尺。大三分。今以韓尺制方寸匕。其藥物稱尺者。自有所准銖兩矣。

辯弦脉屬陰第八

張仲景云。脉大浮、數、動、滑。此名陽也。脉沈、瀯、弱、弦、微。此名陰也。陰病見陽脉者生。陽病見陰脉者死。又曰。脉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則爲寒。芤則爲虛。王叔和脉經。凡浮、數、動、長、滑、爲陽。沈、瀯、弱、弦、微、短、爲陰。活人書。弦則多兼洪數。又有沈細而弦疾者。金匱方。弦屬少陽膽之經。脉訣七表。脉屬陽。弦爲七表脉之一。許叔微本事方曰。傷寒方。當從仲景。迺考諸家之論。混淆如此。弦脉屬陰。當從仲景。王叔和。其兼洪數者。卽脉經所謂一陰二陽也。其兼沈細者。乃純陰也。

陳無擇曰。脉訣。五代時人作。託云叔和。劉元賓注。號通真子。元賓亦云。其辭語詭詭鄙俗處。疑非叔和。辯傷寒兩感不治第九

素問曰。帝曰。其病兩感於寒者。其脉應與其病形何如。岐伯曰。兩感於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而煩滿。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言。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六日死。帝曰。五臟已傷。六府不通。榮衛不行。如是之後。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陽明者。十二經脉之長也。其血氣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已盡。故死矣。仲景曰。凡兩感俱作。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而執迷妄意者。乃云神丹甘遂合而飲之。且解其表。又除其裏。言巧似是。其理實違。夫智者之舉錯也。常審以謹。愚者之動作也。必果而速。安危之變。豈可苟哉。無治法。亦言兩感於寒者六日死。活人書第三十六問曰。仲景兩感無治法。但云治有先後。尋至第三卷中。言傷寒下之後。復下利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宜四逆湯。復身體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宜桂枝湯。遂以意尋比。倣効。治兩感有

先後宜先救裏。若陽氣內正，即可醫也。內才正，急當救表。蓋內尤爲急，才溫內，則急當救表，亦不可緩也。又曰：唯兩感不治。

迴聞孫真人論膏肓輸云：昔秦緩不救晉侯之疾，以其在膏之上，肓之下，針藥所不及，卽此穴也。時人拙不能求得此穴，所以宿病難遺。事固有後人工于古人者。然肓之說得於紙上，非類也。兩感之病，不治，當如素問。

辯活人書以湯爲煮散第十

仲景治傷寒，爲方百一十有三，其間爲湯者百有八，如桂枝湯五味十有五兩，水七升，煮三升，適寒溫服一升。若活人書務省藥料，但到如麻豆，每服五錢匕，亦一盞半，生薑四片，棗一枚，煮至八分，溫服。昔之三服者，今約爲十五服矣。肓又曰：病勢重者，當依古劑法。魏炳記於龐安常方後曰：哎咀者，今之蠶末是也。每四錢，水一盞半，煮八分。內有半夏附子有毒藥之類，每四錢，水二盞，入生薑三片，煎七分。內或用朴硝、阿膠、飴餹、焰硝、雞子黃等物，皆煎成湯後，去滓下之。或用竹瀝煎者，每四錢，水一盞二分，煎至七分。下竹瀝三分，再煎至七分。內或用大黃者，虛人入大黃同煎之，如難得通利人，每服四錢，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別入大黃半錢，同煎至七分，又難得利者，以湯浸濃大黃汁，三二分同煎之，以取利爲度。迴謂活人書不立凡例，煎煮未有定法，可視魏炳爲約法也。龐安常有不可爲煮散者十四方，卽肓所謂依古劑法之類。若用古劑減半，或三之一，猶愈于煮散也。

千金方。古人湯劑雖大。而日飲不過三數服。而且方用專一。今又數藥並進。豈不反多乎。又昔人長將藥者。多作煮散法。蓋取其積日之功云。

辯發汗宜對證不論早晚第十一

王叔和既效方許叔微本事方。皆載南史記。范雲爲梁武帝屬官。武帝有九錫之命。在旦夕矣。雲忽感傷寒。恐不得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使得愈乎。文伯曰。使差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況二年乎。文伯以火燒地。布桃葉。設蓆置雲於上。頃刻汗解。裹以溫粉。翌日愈。雲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後二年果卒。取汗先期。尙促壽。每見病家不耐病。未三四日。晝夜促汗。醫者隨情順意。鮮不敗事。迴謂此說非也。傷寒病在表者可汗。在胃膈者可吐。裏證可下。此仲景不易之論也。若可吐可下之證。而發汗。其病不除。因以增劇。安得便愈。卻至二年而卒乎。若表證可汗。正宜汗之。不厭其早也。文伯名醫。豈不知此。但史臣所記差舛。後人妄爲之說耳。張右史記龐安常墓誌碑陰云。大理寺少卿林英女。病傷寒。死已一日。爲診之。曰。尙活不死也。灌之以桂枝湯而蘇。殊不知桂枝乃發表藥。表證無昏若死者。與南史同失。故併見之。

辯方士著書乃采俚俗不合醫經者第十二

世有方士著書。言用心三十年而後成。頗與名儒賢卿交游。又知書史。故大得名聲。然或創出新意。多與醫經背戾。如曰溫疫自生。臭穢人聞其氣。卽時以紙筋探鼻嚏之。不爾。邪氣入上元宮。遂成斯病。今徧考

醫書無上元宮名稱。夫人聞臭穢者，鼻通於肺耳。然傷寒六經傳變，只傳足經，謂腎、脾、肝、經絡起於足指。其心、肺、經絡自起於手指，是斯人未識經絡也。以其說助傳染之妄，故爲指擊。

記仲景事實第十三

傷寒論記仲景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由此發憤，遂爲醫家百世之師。皇甫士安記仲景見侍中王仲宣時，年二十，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半年死，令服五石湯可愈。仲宣嫌其言忤，受湯而不服。居三日，仲景曰：服否？宣曰：已服矣。景曰：色候固非服湯之診也。君何輕命也？宣猶不信。後二十年，果眉落一百八十日而死。士安曰：此事雖扁鵲倉公無以加也。迴謂今之人至親疾病，而輒棄去者，不但小人俚俗爲然，雖士大夫亦有之。只是不曾識破道理也。既致親人于死地，雖奄奄處世，竟與草木俱腐。聞仲景之風，亦可少愧矣。

與內弟襄陵許進之論醫書第十四

迴近寄上醫經正本書一冊。來書曰：所謂傳染之說，素所不信。或云傷寒無傳染，而溫病一門，雖素問難經、仲景等書皆不言傳染，而某公方雖無傳染議論，卻有治療雄黃圓等諸方，不知可以破其說否？迴謂某公方于傷寒門引小品華佗王叔和陳廩邱等論，而不及仲景曰：江南諸師，祕仲景要方，不傳。初得病，但列火灸心下三處，似是未嘗見仲景書。如楊雄未嘗見古文尚書也。然桂枝青龍抵當等方，亦粗用仲景法，恐憑佗書引用，而創出辟溫一篇，以屠蘇酒爲之冠。今此藥天下盛行，其方曰：一人飲，一家無疫。一

家飲一里無疫。然民間有疫病者，往往嘗服屠蘇，是其方不効也。雄黃圓方云：市中疫鬼數百千，皆驚怖而走。有鬼王求受道法，夫舍氣血而明鬼物，固非醫家之正論也。且一時不正之氣著人，則不論老幼，病證皆同，非是病人相爲傳染，如辟溫篇中言，令人不染溫病，只是不著異氣耳。其曰轉相傳染者，殆繆誤矣。有名醫謂迴曰：此言雖當，然某公深有功於醫家，恐不知者棄其所長。迴曰：瑜不掩瑕，忠也。唯知其疵，然後能見其美也。

知洪州龍學范致虛謙叔榜文附

民戶偶患瘟疫，止信師巫，謂之門師，爲其設像，以祠瘟鬼，謂之結座，禁其服藥，以與鬼競，專一奉鬼，謂之具願。祭于壇場，謂之傳替，隔絕往來，謂之避難，偶自獲安，邀求衣物，謂之代厄。病人死亡，祭以遺鬼，謂之解願。禁其哭泣，嫌於怨鬼，皆悖禮犯義。昔李德裕之觀察浙西，以南方信禳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論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不可相棄之義，使歸相曉，敕達者顯實以法，數年惡俗大變。天下下詔褒揚，今太守德薄，不足以望此。然賴學士大夫名家巨室，邦之耆老，鄉之善士，相與傳諭告誡，推而達之，俾流風丕變，共承國家美化，善俗之意，躋于仁壽，導之孝慈，不亦爲桑梓之美乎。

言幼觀素問，若有所得，思竟其業，于是研精覃思，至老而不厭，以之看扁鵲倉公以來諸家方論，其得失淺深，真贋輒能辯之，如視黑白而數一二也。常恨士大夫不肯爲此學，一有疾病，委性命于市井庸淺之人，每爲歎息。淳熙丁酉之孟夏，獲與進賢令君程公可久會于松陽，辱示醫經正本書一卷，凡十